

绘图珍藏本

古龙

作品集

七种武器

贰

珠海出版社

古龙

作品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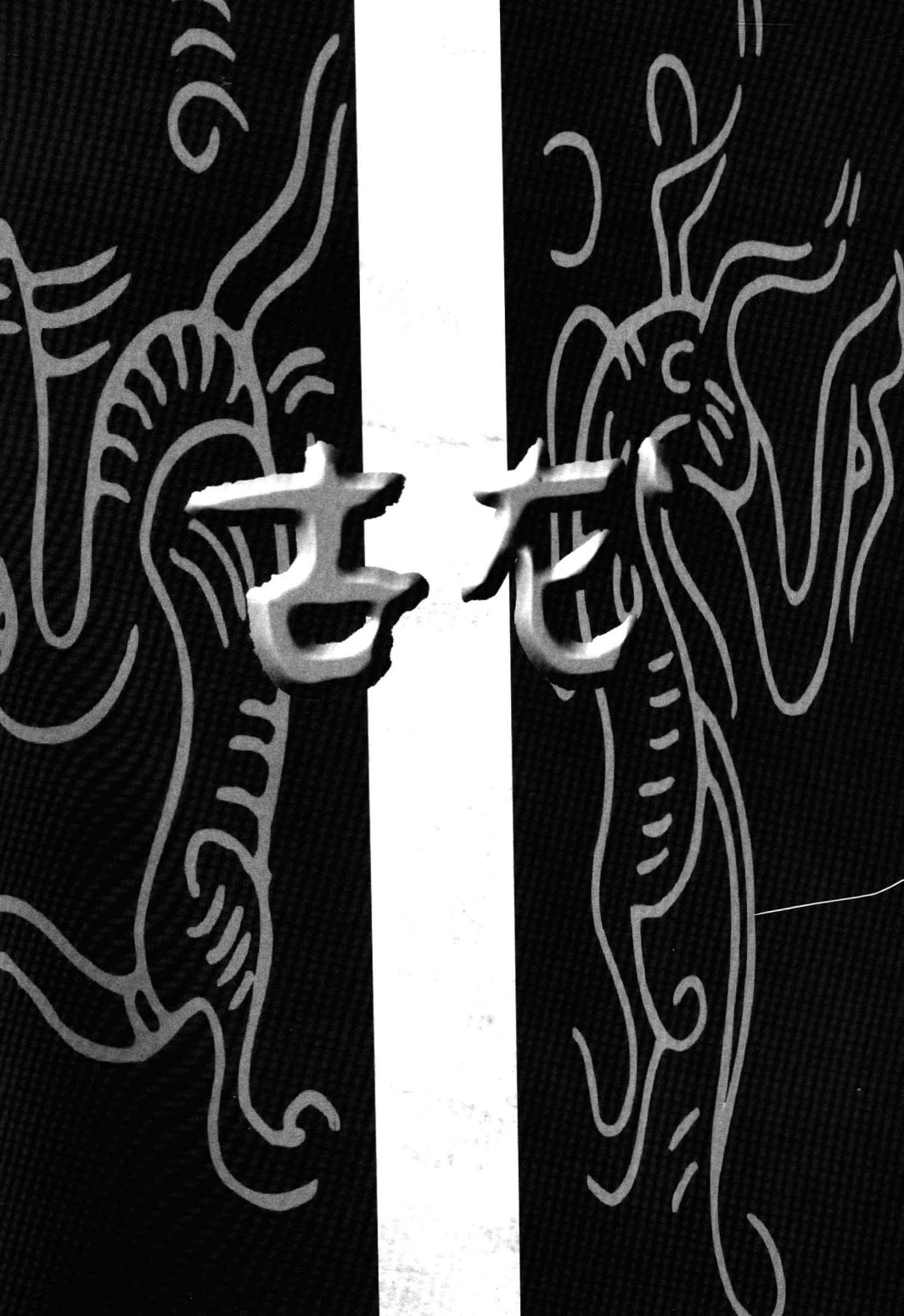
45

七种武器

藏书

貳

珠海出版社





左上 卧龙生，前右 诸葛青云，右上 古龙。





2004年11月，珠海出版社与台湾古龙著作发展管理委员会（古龙作品著作权惟一合法机构）签订合同，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发行古龙武侠小说，除珠海出版社之外的任何出版单位均不得非法出版古龙武侠小说作品。若违反规定，擅自出版，皆属非法出版物，珠海出版社将诉诸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005年8月，珠海出版社推出新版《古龙作品集》。此套全新版本的《古龙作品集》有如下特征：一是将旧版《古龙作品集》中不属于古龙本人创作的续作、伪作全部剔除，保证了古龙作品的准确、完整、权威。二是在顺序排列上，以出版先后顺序编号，使读者能够清楚地看出古龙作品的创作轨迹和风格变化。三是每套书前均有专家写的新版序言，书后附有“古龙作品创作年表”，以帮助读者更好地解读古龙小说。四是在开本、封面上均重新设计，力求典雅、气派，在书稿内容上重新校对，精益求精，并在每本书中配有精美插图，是适合收藏者典藏的精品佳作。

新版《古龙作品集》标有防伪标志，防伪标志的位置在每本书封面的左下角。读者如发现市场上有盗版图书，可向当地“扫黄打非”办公室、新闻出版局、工商管理部门、公安机关举报，或直接与珠海出版社联系。

联系电话：0756-2639345、2639346、2639348

传 真：0756-2639327

凡提供有效证据和可靠线索协助打击盗版活动的人士，将得到珠海出版社的重奖。

谢谢广大读者对珠海出版社的关心和帮助。

月夜钓青龙

(一)

很少人被装进过箱子，更很少人还能活着出来。

这人遇见段玉，真是他的运气。

现在他已坐了起来，但眼睛却还是在瞪着那桑皮纸。

华华凤脸色已有些变了，段玉却笑了笑，道：“阁下看他像个杀人的凶手么。”

这人道：“不像。”

他居然也开口说话了，段玉似乎有些喜出望外，又笑道：“我看也不像。”

这人道：“别人说他杀的人是谁？”

段玉道：“是个他连看都未看过的人，姓卢，叫卢小云。”

这人道：“其实卢小云并不是他杀的。”

段玉苦笑道：“当然不是，只不过若有十个人说你杀了人，你也会忽然变成杀人凶手的。”

这人慢慢地点了点头，道：“我知道这是什么滋味，我也被入装进过箱子。”

华华凤忍不住道：“但现在你已出来了，是他救你出来





的。”这人又慢慢地点了点头。

华华风道：“所以你就算没法子救他出来，至少也不该要这五千两银子。”

这人脸上忽又露出了痛苦之色，黯然道：“我的确无法救人出来，现在我只想喝杯酒。”

段玉笑道：“你也会喝酒？”

这人笑了笑，笑得很苦涩，缓缓道：“能被装进箱子里的人，至少总能喝一点儿的。”

他喝的并不止一点儿。

事实上，他喝得又多又快，一杯接着一杯，简直连停都没有停过。

越喝他的脸越白，脸上的表情也越痛苦。

段玉看着他，叹道：“我知道你很想帮我的忙，但你就算帮不上忙，也用不着难受，因为现在根本就没有人能把我从这个箱子里救出来。”

这人忽也抬起了头，凝视着他，道：“你自己呢？”

段玉沉吟道：“现在我也许还有一条路可走。”

这人道：“哪条路？”

段玉道：“先找出花夜来，只有她才能证明我昨天晚上的确在那栋屋子里，说不定也只有她才知道谁是杀死卢小云的真凶。”

这人道：“为什么？”

段玉道：“因为也只有她才知道卢小云这几天的行踪。”

这人道：“怎见得？”

段玉道：“这几天卢小云一定就跟她在一起，所以卢家的珍珠和玉牌，才会落到她手里。”

这人道：“你能找得到她？”

段玉道：“要想找到她，也只有一种法子。”

这人道：“什么法子？”

段玉道：“她就像是条鱼。要钓鱼，就得用鱼饵。”

这人道：“你准备用什么鱼饵。”

段玉道：“用我自己。”

这人皱着眉道：“用你自己？你不怕被她吞下去？！”

段玉苦笑道：“既然已被装在箱子里，又何妨再被装进鱼肚子。”

这人沉默着，接连喝了三杯酒，才缓缓道：“其实你本不该对我说这些话，我只不过是个陌生人，你根本不知道我的来历。”

段玉道：“可是我信任你。”

这人抬起头，目中又露出感激之色。

你若在无意之间救了一个人，并不是件令人感动的事，但你若了解他，信任他，那就完全不同了。

但这时段老爷若也在这里，他一定会很生气的。

因为段玉又忘记了他的教训，又跟一个来历不明的陌生的人交上了朋友。

段玉忽然转身从窗台拿了个酒杯过来。

杯中没有酒，却有样闪闪发光的东西，看来像是鱼钩，钩上还带着血丝。

段玉道：“这就是我从你身上取出的暗器，你不妨留下来作纪念。”

这人道：“纪念什么？”

段玉笑道：“纪念这一次教训，别人以后再想从你背后暗算你，机会只怕已不多了。”

这人不停地喝着酒，竟连看都懒得看一眼。





段玉道：“你不想看看这是什么暗器？”

这人总算抬起头来看看，道：“看来好像是个鱼钩。”

段玉笑道：“的确有点像。”

这人忽然也笑了笑，道：“所以你不妨就用它去钓鱼。”

段玉道：“这东西也能钓鱼？”

这人道：“不但能钓鱼，有时说不定还会钓出条大龙来。”

段玉笑了笑，觉得他已有些醉了。

这人却又道：“水里不但有鱼，也有龙的。有大龙，也有小龙；有真龙，也有假龙；有白龙红龙，还有青龙。”

段玉道：“青龙？”

这人道：“青龙就是最难钓的一种。你若想钓青龙，最好今天晚上就去，因为今天晚上正是二月初二龙抬头。”

他的确已醉了，说的全是醉话。

现在明明已过了三月，他却偏偏要说是二月初二龙抬头，他自己的头却已抬不起来。

然后他非但嘴已不稳，连手都已不稳，手里的酒杯突然跌在地上，跌得粉碎。

华华凤忍不住笑道：“这么一个人，就难怪会被人装进箱子里。”

段玉却还在出神地看着酒杯里的鱼钩，竟似没有听见她在说什么。

(二)

“又一村”的包子是很闻名的，所以比别地方的包子贵一点儿，因为这滋味确实特别好，所以买的人也没什么怨言。

但等到它冷的时候再吃，味道就不怎么样了，甚至比普通

的热包子还难吃些。

段玉嘴里嚼着冷包子，忽然发现了一样他以前从未想到过的道理。

他发现世上并没有“绝对”的事，既没有绝对好吃的包子，也没有绝对难吃的包子，一个包子的滋味好坏，主要是看你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吃它。

本来是同样的东西，你若换个时候，换个角度去看看，也许就会变得完全不同了。

所以你若认清一件事的真像，就必须从各种不同的角度都去看看，最好将它一块块拆散，再一点点拼起来。

这道理仿佛给了段玉很多启示，他似已想得出神，连嘴里嚼着的包子都忘记咽下去。

对面的一扇门上，挂着苏绣门帘，绣的是一幅春夜折花图。

华华凤已走了进去，里面好像就是她的闺房。

那个从箱子里出来的陌生人，已被段玉扶到另一间屋子里躺下。

他好像醉得很厉害，竟已完全人事不知。

酒量也不是绝对的，你体力很好，心情也好的时候，可以喝得很多，但有时却往往会糊里糊涂就醉了。

段玉叹了口气，替自己倒了杯酒，他准备喝完了这杯酒，就去钓鱼。

说不定他真会钓起条龙来，世上岂非本就没有绝对不可能的事？

就在这时，那绣花门帘里，忽然伸出了一只手来。

一只纤秀优美的手，正在招呼叫他进去。

女孩子的闺房，怎么可以随便招呼男人进去的呢？





段玉犹豫着，道：“什么事？”

没有回答。

不回答往往就是最好的回答。

段玉心里还在猜疑，但一双腿已站了起来，走了过去。

门是开着的，屋子里有股甜甜的香气，挂着帐子的床上，乱七八糟地摆着好几套衣服，其中有一套就是华华凤刚才穿在身上的。

显见她刚才试过好几套衣服之后，才决定穿上这一套。

现在她却又脱了下来，换上了一套黑色的紧身衣裤，头发也用块黑巾包住，看来就像是个正准备去作案的女贼。

段玉皱了皱眉头，道：“你准备去干什么？”

华华凤在他面前转了个身，道：“你看我像干什么的？”

段玉道：“像个女贼。”

华华凤却笑了，嫣然道：“女贼跟凶手一起走出去，倒真够人瞧老半天的了。”

段玉道：“你准备跟我出去？”

华华凤道：“不出去换这套衣服干什么？”

段玉道：“但我只不过是出去钓鱼的。”

华华凤道：“那么我们就去钓鱼。”

段玉道：“你不能去。”

华华凤道：“为什么？”

段玉叹道：“钓鱼的人，往往反而会被鱼钓走的，你不怕被鱼吞下肚子？”

华华凤笑道：“那也好，我天天吃鱼，偶然被鱼吃一次，又有什么关系？”

段玉道：“你以为我是在说笑话？你看不出这件事有多危险。”

华华凤淡淡道：“若是看不出，我又何必陪你去？”

她说得虽然轻描淡写，但眼睛里却充满了关切和忧虑，也充满了一种不惜和段玉同生死、共患难的感情。”

这种感情就算是木头人也应该感觉得到。

段玉不是木头人，他的心已变得好像是一个掉在水里的糖球。

他似已不敢再去看，却看着床上那套苹果绿色的长裙，忽然道：“你这件衣服真好看。”

华华凤白了他一眼，又忍不住笑道：“你难道看不出我刚才一直在等着你说这句话，现在才说岂非已经太迟了？”

段玉也忍不住笑说道：“迟点说也总比不说的好。”

华华凤嫣然一笑，转身关起了门。

明明是要出去，为什么忽然关起门？

段玉的心忽然跳了起来，跳得好快。

华华凤又将门上起了栓。

段玉的心跳得简直已快跳出了腔子，他从来没有遇见过这种场面。

他简直不知应该怎么办才好。

华华凤已转过身，微笑着道：“现在就算隔壁那个人醒过来，也不知道我们去干什么了。”

她笑得好甜。

段玉红着脸，吃吃道：“我们干什么？”

华华凤道：“你不是说要去钓鱼吗？”

段玉道：“在这屋子里钓鱼？”

华华凤“扑哧”一笑，忽然间，她的脸也红了起来。

她终于也想到段玉心里在想什么。

“男人真不是好东西。”





她咬着嘴唇，瞪了段玉一眼，忽然走过来，用力推开了窗子。

窗外就是西湖。

这屋子本就是临湖而建的。

月光照着湖水，湖水亮得仿佛是一面镜子，一条轻巧的小船，就泊在窗外。

“原来她要从这里出去。”

段玉总算明白，长长松了口气，忍不住笑道：“原来这里也有条路，我还以为……”

华华凤很快地打断了他的话，大声道：“你还以为怎么样？”

她的脸更红，恨恨地瞪着他，道：“你们男人呀，为什么总是不想好事？”

夜。

月夜。

月下湖水如镜，湖上月色如银，风中仿佛带着种木棉花的香气。

小舟在湖面上轻轻荡漾，人在小舟上轻轻地摇晃。

是什么最温柔？

是湖水？是月色？还是这人的眼波？

人已醉了，醉人的却不是酒。

三月的西湖，月下的西湖，岂非本就是比酒更醉人？

何况人正年轻。

华华凤把一只桨递给段玉。

段玉无声地接过桨，坐到她身旁，两只桨同时滑下湖水，同时翻起。



翻起的水珠在月光下看来就像是一片碎银。

湖水也碎了，碎成一圈圈的涟漪，碎成一个个笑涡。

远处是谁在吹笛？

他们静静地听着这笛声，静静地听着这桨声。

桨声比笛声更美，更有韵律。两双手似已变成一个人的。

他们没有说话。

但他们却觉得自己从未和一个人如此接近过。

两心若是同在，又何必言语？

也不知过了多久，段玉才轻轻地叹息了一声，道：“假如我没有那些麻烦事多好？”

华华凤又沉默了很久，才轻轻道：“假如没有那些麻烦的事，这船上也就不会有你，也不会有我了。”

段玉看着她，她也在看着段玉，他们的手伸出来，轻轻一触，又缩了回去。

但就只这双手轻轻的一触，已胜过千言万语。

小舟已泊岸。

岸上垂柳，正是段玉遇见乔老三的地方。

华华凤搁下了桨，道：“你叫我带你到这里来，现在呢？”

段玉接道：“现在我们上岸去，我想再去找一次。”

华华凤道：“找那屋子？”

段玉道：“我总不相信我会找错地方。”

华华凤道：“世上有很多敲错门的人，就因为他们也不相信自己会找错地方。”

段玉道：“所以我要再找一次。”

这次他更小心，几乎将每栋有可能的屋子都仔细观察了很



久。

幸亏现在夜已很深，没有人看见他们，否则就要把他们当贼办了。

他们找了很久，看过了十几栋屋子，最后的结论是：

段玉白天并没有找错。

华华凤道：“你白天就是带顾道人到这里来的？”

段玉点点头。

华华凤道：“昨天晚上，你跟花夜来喝酒的地方，也是这里？”

段玉道：“绝不会错。”

华华凤道：“那么铁水怎会在这里呢？而且已住了很久。”

段玉道：“这正是我第一件想查明的事。”

院子里没有灯光，也没有声音。

华华凤道：“你想进去？”

段玉道：“不进去看看，怎么能查个明白？”

华华凤叹了口气，道：“但这次你若再被铁水抓住，他就再也不会放你走了。”

段玉道：“所以你千万不要跟我一起进去。”

华华凤笑了笑，只笑了笑，什么话都不再说。

段玉也没法子再说什么，因为她已先进去了，她的轻功居然也很不错。

庭园寂寂，蔷薇花在月下看来，虽没有白天那么鲜艳，却更柔媚。

在这里他们才发现，还有一间屋子里是燃着灯的。

昏黄的灯光从窗户里映出来，映出了窗台上三盆花的影子。

段玉压低声音，道：“昨天晚上我就是在这屋子里睡的。”

华华凤道：“花夜来呢？”

段玉道：“她也在。”

说出了这句话，他就发现自己说错了。

华华凤的脸，一下子就变得像是个债主，冷笑道：“看来你昨天晚上艳福倒不浅。”

段玉红着脸，道：“我……我……”

华华凤大声道：“你既然享了福，就算受点儿罪，也是活该。”

她似已忘了这是在别人的院子里，似已忘了他们是来干什么的。

据说一个女人吃起醋来的时候，连皇帝老子都管不住的，何况段玉。

段玉只有苦笑，只有干着急。

谁知屋子里还是一点动静也没有，里面的人好像全都睡得跟死猪一样。

随便你怎么看，铁水也不会是能睡得像只死猪一样的人，花夜来倒可能，据说淫荡的女人都贪睡。

难道今天晚上他不在这里？

难道花夜来又回来了？

华华凤咬着嘴唇，突然蹿过去，用指甲点破了窗纸。

她实在不是做贼的人才，也不知道先在指甲上蘸了口水，免得点破窗纸时发出声音来。

只听得“扑”的一声，她竟然将窗子戳穿了个大洞。

段玉的脸已有点发白了，谁知屋子里还是无丝毫动静。

屋子里难道没有人？

屋子里果然没有人。





非但没有人，连里面的东西都已被搬走了，这地方竟变成了一栋空房子，只剩下窗台上的三盆花，忘记被拿走。

段玉怔住。

华华凤也怔住。

两个人在空房子里怔了半天，华华凤道：“也许你白天去的不是这地方。”

段玉点点头。

华华凤道：“你走了之后，花夜来怕你再来找她，所以也搬走了。”

段玉道：“那么我白天去过的那栋房子，现在到哪里去了呢？”

华华凤道：“也许就在这附近，但现在你却又找不到了。”

段玉叹了一口气，苦笑着说道：“也许我活见了鬼。”

华华凤冷笑道：“你本来就见了鬼，而且是个女鬼。”

段玉不敢再答腔，幸好他没有再答腔。

因为就在这时，他忽然听见外面传来一阵很奇怪的呼哨声。

这种呼哨声，通常是夜行人发出的暗号。

果然有夜行人在外面，他们已听见了有两个人在外面说话：

“你确定就是在这里？”

“绝不会错，我上个月才来过。”

“可是里面为什么还没有人出来呢？”

“只怕都已睡了。”

“睡得这么死。”

“江湖上谁敢到这里来打主意？太平日子过惯了的人，睡觉当然睡得沉些。”